



深度 生死观

超执笔 (十二)

超执笔：30年的耳边细语

“不用再问了，医生都跟我说过思觉失调可以是无缘无故出现的。”是的，生命中很多事也是无缘无故出现的，如果没办法解决就话就只能“live with it”了。

Cheuk | 2018-10-06



图：Alice Tse / 端传媒

【编者按】作者Cheuk，爱多管闲事的医科生。有一款模拟外科手术的电子游戏叫“超执刀”，他执刀，更喜欢执笔。

最近，左耳搬来了个新住客。

只要一静下来，耳边就会传来持续不断的“we we”声，就像昆虫拍翼的声音一样烦厌。虽然耳鸣算不上甚么大病恶疾，我的日常生活亦没受到很大影响，但困扰还是少不了——温习不能到图书馆，睡觉一定要播音乐，戴耳机只能戴一边。情况维持了一星期也没有改善，我唯有去请教专科医生。

“都快要毕业了，你也知道耳鸣可以有很多原因的吧？”他对我说。

我点一点头。耳鸣只是一种症状，简单如耳垢积聚、耳咽管闭塞、耳水不平衡、耳朵炎症及听觉退化都可导致，同时也可以是鼻咽癌及脑肿瘤等较严重问题的警号。

“没有耳垢，耳膜很健全，鼻咽也没有肿瘤。”医生为我作一些简单检查。

“实际引起耳鸣的原因暂时并不清楚，你先去做个听力测试吧。”结果，听力测试一切正常。换句话说，原因就是找不到。医生说，可能过几个星期耳鸣会自动消失，如果一直持续的话，再看看有没有跟进的需要吧。

我也不知道这算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好的一面是我没有被确诊任何疾病，坏的一面是在这阶段要对症下药大概是没可能了。

无缘无故在耳边出现声音，让我想起一个有三十年幻听经历的病人。

幻听（Auditory Hallucination）是幻觉的一种，患者会听到一些不是真实存在的声音，是一些精神病如思觉失调或躁郁症的症状，亦可能在服用毒品后短暂出现。

精神科医生一般以内容及人称为幻听分类，例如Thought Echo是第一人称幻听，病人可以清楚听到自己的想法；Command Hallucinations是第二人称幻听，病人会听到一把声音

在命令他行动；若病人听到一堆声音以“他”或“她”来讨论自己的时候，那便是第三人称幻听。

不过，我认识的这位病人有自己的分类系统，他说幻听可以分为两种，分别是“死亡之音”及“幻觉之声”。

我以为死亡之音是指教唆病人伤害自己或自杀的幻听，但原来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为什么又来急诊室啊？”主诊的精神科陈医生问。

“他们叫我来的。”病人Jason说道。

“谁啊？认识的吗？”

“不认识。”他摇一摇头。

“最近又听到‘声音’了吗？”

“嗯。”

“是不是跟之前一样，有很多把不同声音？”

“嗯，有男有女。有死亡之音和幻觉之声。”

陈医生在简单跟进Jason的情况后先行离去，叫我再问一下他的病历。原来Jason患的是思觉失调（前称精神分裂），他在外表上与常人无异，只是想法有时比较脱轨，而且不时会有幻听。他在半年前出院，不过最近又听到声音，叫他再次进院，为的竟然是送礼。

“我要送花给林医生，我亲手折的。”Jason像个小孩般嚷道。

“为什么要送花给林医生呢？你喜欢她吗？”

“是死亡之音叫我这样做的.....而且上次入院的时候她很照顾我。”Jason略带委屈低声答道。

“嗯。那声音有叫你伤害自己吗？”

“也有。他叫我跳楼，说我死了才有价值。不过我没有照样做，因为那只是幻觉之声。”

我终于明白，原来由死亡之音说出的不能不听，但幻觉之声说的却可以不理。

我问Jason如何区别两者，他说不是凭声线和内容去分辨的，而是靠当下听到的感觉。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有学者提出幻听可能与无意间触发的记忆有关，当一个人抑制意图（intentional inhibition）和处理情境记忆（contextual memory）的机制同时出现缺陷时，便很容易会产生幻听。抑制意图的机制出现问题会衍生出不必要和无法控制的精神体验，而由于失去了识别情境线索的能力，病人便会无法识别出这些体验，这便是幻觉。

我猜那些幻觉之声和死亡之音，其实都是源自人的心声吧。与自己想做的事不谋而合的幻听便是死亡之音，例如Jason想多见林医生一面便觉得不能违抗“送礼”的指令，而与自己所想不吻合的就是幻觉之声，通通都当耳边风。或许，无论有没有幻听都好，每个人的心中都各有一把死亡之音和幻觉之声，来饰演面对抉择时出现的天使与魔鬼吧。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幻听的？”我问。

“大约三十年前吧，那时我在准备会考。”Jason思索了一会。

“有没有什么诱因？当时有发生什么特别事吗？”

“就有点压力吧，没发生什么事啊。”他笑说。

追问之下，发现Jason的病历有点非典型，不但没有家族病史，童年及成长过程也非常健康，考上了大学才病发被迫辍学，亦没有用过什么毒品或精神药物，所谓的环境因素及遗传因素通通没有。

“不用再问了，医生都跟我说过思觉失调可以是无缘无故出现的。”Jason用仿佛看透一切的口吻说道。

是的，生命中很多事也是无缘无故出现的，如果没办法解决就话就只能“live with it”了。就像精神病人面对自己的情绪一样，就像遗传病人面对天生缺陷一样，就像我们面对无法忘掉的伤痛一样。

也像我的耳鸣一样。夜了，我乖乖离开书桌，关掉房间的灯，然后把电风扇调至呼呼作响。

1: Waters, F., Badcock, J., Michie, P., & Maybery, M. (2006). Auditory hallucinations in schizophrenia: Intrusive thoughts and forgotten memories. *Cognitive Neuropsychiatry*, 11(1), 65-83.

生死观

超执笔



热门头条

1. 中国「古装剧禁令」风波：为什么一幅微信截图，业界就全都相信了
2. 回应赵皓阳：知识错漏为你补上，品性问题还需你自己努力
3. 连登仔大爆发：“9up”中议政，他们“讲得出做得到”
4. 香港回归22周年，七一升旗礼、大游行、占领立法会全纪录
5. 梁一梦：反《逃犯》修例，港府算漏了的三件事
6. 记者手记：我搭上了罢工当晚的长荣班机
7. 马岳：“反送中”风暴一目中无人，制度失信，残局难挽
8. “突如其来”的新一代：后雨伞大学生如何看社运
9. 专访前大律师公会主席陈景生：香港现在这处境，我最担心十几廿岁的年轻人
10. 读者来函：承认我们的无知，让出一条道路给年轻人吧

编辑推荐

1. 运动中的“救火”牧师：他们挡警察、唱圣诗、支援年轻人
2. 金山上的来客（下）
3. 从争取“劳工董事”到反制“秋后算帐”，长荣罢工之路为何荆棘？
4. 吉汉：暴力抗争先天有道德包袱吗？
5. 金山上的来客（上）
6. 归化球员能“拯救”中国男足吗？
7. 进击的年轻人：七一这天，他们为何冲击立法会？
8. 荣剑：中美不再是中美，中美依然是中美，中美关系下一步

9. 贸易战手记：华府的关税听证会上，我围观了一场中国制造“表彰”会

10. 徐子轩：由盛转衰——G20大阪峰会后，全球政经的新局面

延伸阅读

超执笔：医生该保护的是自己，还是病患？

医生护士在高压环境下难免会有疏忽及犯错，然而这并不代表在医护犯错时市民一定要体谅他们。

超执笔：推著孩子领头狂奔，他就能赢到最后？

催谷式教育貌似加速了小朋友的发展，但后果很难预料，其他重要的能力可能在催谷过程中遭到剥削。

超执笔：生一个能帮自己点灯的孩子

在尼泊尔，男尊女卑的情况不见得比中国社会要好。在这种性别不平等的大环境下，即使性别选择堕胎违法，也有不少父母会以身试法。

超执笔：日剧女法医的启示

我至今还记得，自己在入学面试时，解释要当医生的那些原因，但我害怕初衷会随磨练一点一滴地被洗去；像三澄美琴这样完美的角色在现实或许不存在。

超执笔：是抑郁，还是自然不过的悲伤？

看著眼前愁眉不展的她，我意识到，原来有些事情从来都不应被习惯。

超执笔：露宿者们，以及属于他们的真实

我不会去质疑他说话内容的真伪，因为那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那些全都是属于他的真实。